



跑进春天里

□刘国莉

那天出门,一阵风软乎乎吹过来,拂在脸上凉丝丝的,却不扎人,还带着点刚冒头的青草气——我心里一暖,就知道,春天是真的悄悄来了。

我和你手牵着手,慢悠悠走在乡间的田埂上。脚下的土松松软软的,踩上去轻悠悠地,连脚步都不自觉放松,生怕稍一用力,就惊醒了这刚睡醒的好时节。

太阳挂在天上,明晃晃却不晒人,照在身上暖融融的,跟冬天里晒透了的棉被一样,裹着满身阳光的味道。憋了一整个冬天的闷气、烦躁,被这阳光一晒,一点点就散了,浑身只剩舒坦。你的手攥在我掌心里,温温软软的,比太阳光还要贴心。就这么安安静静走着,谁也没多说话,可心里踏实,连时光都跟着慢了下来。

田埂边冒出一簇簇蒲公英,嫩黄的小花小小的,躲在绿叶里,探头探脑地,像村里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怯生生又好奇地瞅着我们。风一吹,它就跟着晃一晃,点点头,像是在劝我们:这么好的天,别慢慢走啦,跑起来才有意思。

不知是谁轻轻拉了拉对方的手,我俩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撒开腿就跑了起来。脚踩在湿润的泥土上,轻轻陷下去,又弹起来,舒服得很。放眼望去,满坡的油菜花开得正盛,黄灿灿一片,风一吹,金色的花浪从脚边一直滚到天边。

转过一个弯,眼前忽然亮堂起来——好大一片梨花林!白花花、亮堂堂的,安安静静开在坡地上。每朵花都小小的,五片花瓣薄得像纸,阳光一照,透着亮,跟白玉雕的一样。成百上千朵挤在一块儿,看着热闹,却一点不嘈杂,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开着,白得干净,白得透亮。看着看着,心里都跟着清爽起来。

我们不知不觉放慢脚步,慢慢走进了这片梨花林。

你仰着头看花,阳光从花枝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你脸上洒下细碎的光斑。忽然一片花瓣飘下来,刚好落在你眉梢,白白的、轻轻的,你眨眨眼,花瓣又滑到鼻尖。我忍不住笑出声,伸手想帮你摘下来,手还没碰到,你轻轻一吹,花瓣就飘走了,晃悠悠落进我衣领里,凉丝丝的。

“故意逗我是吧?”我笑着去捏你的手。你躲了一下,没躲开,反倒被我拉进怀里。正巧一阵风拂过,满树梨花摇摇晃晃,花瓣像雪片似的簌簌往下落。你靠在我怀里抬头看我,头发上、睫毛上都沾着白花瓣,像戴了一头小巧的梨花钗。我低头望着你,你也抬眼看我,就这么傻傻地笑着,没说一句话。花瓣还在飘,落在你肩头,落在我手背,落在我们相贴的胸口。

我抬手,轻轻拂去你头发上的花瓣,手指穿过你的发丝,软软的,还带着梨花的清香味。你也伸手帮我拍掉肩膀上的落花,拍着拍着,手停在我衣领上,盯着我的眼睛,忽然轻声说:“你眼睛里也有花瓣。”

“哪儿呢?”“这儿。”你伸手在我眼前轻轻一沾,对着手心吹了口气,“飞走啦。”

我俩都笑了,笑声在梨花林里散开,惊起几只小麻雀,扑棱棱飞到远处枝头,又摇落一阵花瓣雨。

你拉着我的手,在梨树下转了个圈,裙摆飞扬起来,带起地上的花瓣,纷纷扬扬的,像是专属于我们的花雨。你笑得眉眼弯弯,脸颊粉扑扑的,比旁边的桃花还要好看。我攥着你的手不肯放,你就这么望着我,眼神软软的,跟被这梨花浸过一样温柔。

世间的颜色,黄的、绿的、粉的、白的,一下子都往身边涌来,沾在头发上、衣领上、袖口上。我张开胳膊,拉着你迎着风

跑,风柔柔绕在身边,卷着梨花瓣,往我们身上贴,像是给我们披了件雪白的花衣裳。

跑到林子边,你忽然拉着我停下。我回头看,你站在最大的那棵梨树下,满树花开得像撑开的白伞,风一吹,花瓣簌簌落在你头发、肩头、仰起的脸上。你闭着眼,嘴角弯着,任由花瓣轻轻落在脸上,那一刻,你笼在花雨里,好看得像画里走出来的人。

我悄悄走到你身边,你睁开眼,歪头看着我,伸手把我拉到树下。我们就这么肩并肩、手拉手站着,不说话,安安静静任由花瓣落满一身。

跑着跑着忽然觉得,整个春天都在陪着我们。风在身后轻轻推着,河水在旁边哼着歌,柳条在眼前轻轻晃,梨花在头顶飘着香,连路边的小野花都仰着小脸,像是在喊:往前跑吧,前面还有更好的风景。

你回头对我笑,头发上还沾着几片白花瓣,衬着黑发,格外好看。你眼里的光,比太阳还要暖。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是你,把冬天剩下的最后一点寒意都赶跑了,在我心里种下了花、种下了草、种下了满世界的春光,慢慢长成我心里最暖的春天。

风还在轻轻吹,梨花还在慢慢飘,我们又牵起手,并肩跑进风里,跑进这片花瓣雨里。风里有青草的味道,有花开的细碎声响,有油菜花的甜香,还有梨花淡淡的清味,更有你凑在我耳边,轻轻问的那句:“以后每个春天,都这样好不好?”

我望着你眼里的期待,使劲点了点头。其实不用问,我早就许下心愿,往后的每一个春天,每一个四季,都要这样牵着你的手,跑进春风里,跑进安稳的好日子里。有春天,有你,就是最好的时光。

龙口桃花早

□田春丽

来到准格尔旗龙口镇,方知春有先后,花有归期。黄河在此蜿蜒南去,河谷低缓,地气温暖,别处枝头尚在凝寒,这里的桃花已先一步破蕾绽放,把北疆的春天,提前酿成了满谷温柔。

不必等人间四月芳菲尽,龙口的桃花,自携一份得天独厚的从容。因着傍河低地的小气候,春风先渡,暖意先至,桃枝便不肯辜负这方水土,在残寒未尽时,便缀满粉白嫣红,开得热烈而坦荡。远看如云霞漫坡,近观似胭脂点染,五片薄瓣轻舒,嫩黄花蕊微颤,风过处香息清浅,不张扬、不浓烈,却足以熨帖人心。

桃花本是温婉之物,在黄河岸畔,更添了几分苍茫里的柔情。大河奔涌,涛声依旧,桃花临水而开,粉艳映着清波,刚与柔在此相逢,荒野与繁花彼此映衬。它不与牡丹争贵,不与寒菊比傲,亦不与幽兰竞香,只守着黄河谷地的一方天地,把短促的花期开得淋漓尽致,用一树绚烂,宣告高原春归。

古人写桃,多是人面相映、灼灼其华,而龙口之桃,胜在一个“早”字。它是黄河送给北疆的第一封春笺,是鸡鸣三省之地最先苏醒的诗意。花开花落,本是寻常,可在这黄土高原与大河相拥之处,桃花早开一刻,便多一分生机;粉蕊轻扬一瞬,便添一缕希望。

桃之夭夭,开在黄河岸;春风十里,独醉龙口。这早至的桃花,不负山河,不负时节,更不负每一个奔赴春天的人。待到落英纷飞,便化作春泥,孕育着枝头青果,把春日的温柔,酿成盛夏的甘甜。



巴图湾 吉拉哈达赖 摄

春的序曲

□寇莉

春节与雨水并至,一场雨夹雪悄然来临。气温虽降,却已没有了彻骨的寒冷。雨是蒙蒙细雨,露珠般落在发梢和上衣上。大片的雪花,轻盈、稀疏,还未落地就融化了。红红的灯笼定格了她香消玉殒前最后的美丽身影。

这浪漫又热烈的时刻里,冬天与春天,在人们毫无察觉间悄悄进行着。若你稍加留意,一定会发现很多蛛丝马迹。比如风,是带着温度的。土地也不再冷硬。太阳很快露了脸。第二日,第三日,气温大幅度提升。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蠢蠢欲动,分不清是大自然的启示,还是内心里无法抑制的涌动。一种想要寻找的意愿主宰了敏感的神经。人们迫不及待地出门了。

丹江沿岸的垂柳是最早的信使。远远望去,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鹅黄色烟岚。近看时,无数个分枝仿若换了一层新皮肤,娇嫩、细腻,与主干粗糙的黑色树皮形成明显的对比。细枝长长地垂落下来,柔软、纤细,在微风中轻轻摇摆。沿河公园里的梅花艳艳地开在阳光下,还未到桃红柳绿的时候,眼里已有了鲜丽的色彩。人们将大衣、棉袄或者羽绒服脱了搭在胳膊上,脊背晒得暖暖的,真心赞美着这和煦暖阳,令人愉悦的好天气。

河水乍看去好似涨了一些,绿了一些。细看时,只见河底的藻类像绿茸茸的毯子,颤悠悠铺展在水里。就连裸露在水边石头上的青苔,此刻亦是绿莹莹的。

耳边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鸟鸣声,在梅花和柳枝间寻了个遍,却不见一丝踪影。最终在河里发现了它们的身影。黑色的羽毛隐在石头堆里,若不仔细看,真是难以分辨。鸟雀们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正是这跳动的痕迹,使它们落入我们的视线。在温暖的阳光下,它们一本正经地忙碌着,或许在寻找食物,或许在寻找筑巢的材料,身姿和它们的歌声一样轻盈、曼妙。

小城四周的山峦远远看去仍荒凉、萧索,延绵着深褐色调。生命复苏的迹象看起来很是微弱。空气中却弥漫着浓重、清新的泥土气息。然而,当你来到城北金凤山的小道边,却看见一丛从婆婆纳开出了零星的蓝色小花,紫堇则绽放了更多的紫色花朵。苦丁草、牛舌头和高类植物也长出了一大截。更令人惊喜的是在一块菜地边的土坡上,成片的山桃花竟然开了,粉嫩的花朵使人眼前一亮。菜地里的豌豆和莴笋苗绿油油的,一

片油菜花灿灿的黄色花朵引来了不少采蜜者。这真是让人想不到。一股偌大的喜悦从心底油然而生。树丛里一群鸟儿似乎与我们心灵相通,它们正在用一种清脆欢快的歌声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

实际上,鸟儿的啼鸣也是春天来临的标志。在半山腰,我们还听到了许多不同的啼叫声,这代表着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鸟儿在林间居住。其中一种鸟鸣是一连串短促、强劲又干净的声音。另一种却婉转绵长。还有一种啼叫声听起来像是在吵架,满是愤怒、控诉和诅咒。我们猜想是不是鸟儿在争夺巢穴。若一只鸟儿飞回时,发现辛苦搭建的巢穴被霸占,这样的鸣叫声是完全可以理解。更有意思的是,有两只鸟儿竟能密切配合着歌唱,先是其中一只热烈欢愉的歌声,随后另一只配上悠扬的尾音。我们不知道两只鸟儿是不是同一种类,也不知道是不是雄鸟和雌鸟谈恋爱的表现。但这种密切的配合重复了好几遍,足以使人相信这并不是偶尔的巧合。

尽管山上大多数树木还擎着光秃秃的枝丫,那些荒草堆里却冒出了绿色的叶子和小小的花朵,山林间也夹杂着不同的颜色。在一户人家院子边,两棵樱桃树没有一片绿色的叶子,满树繁花却开得芬芳亮丽,使人有点难以置信。以至于我们又问了店家,确定是樱花。就在两日前,我们去往仙娥湖的时候,几个人还在为湖边的桃花林拥有了饱满的花苞而惊叹,今日在金凤山又看到了山桃花、樱花、油菜花以及各种野花,春天的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

此刻,站在金凤山顶,远远看见城南的龟山、楚山和熊耳山,城东的东龙山和静泉山,以及不远处的戴云山,在暗淡色调里出现了一些粉白。我猜那一定也是开了的山桃花或者樱花。再过十天半个月,淡粉、浅粉、玫粉、深粉、暗粉,各种粉将会遍布山野。那时候,站在自家阳台上,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春意。而那些正在土壤里、树梢上、山林里萌动的新绿,将会把荒凉、萧瑟的山峦点缀得更加勃勃生机。

下山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街两旁树梢上挂满各种形状的灯饰,树梢一抹新绿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下,看起来分外浪漫、清晰,不得不再一次感叹,在这辞旧迎新的时节,春天,早已悄悄奏开了序曲。

揣在口袋里的春天

□张丽兰

清明后的第一场雨下得细密,檐角滴落的水在石板上敲出银铃般的脆响。站在老家的屋檐下,忽然望见一株榆树在断墙后舒展枝条,新生的榆钱儿攒成嫩绿的绒球。三十多年前的春天,这样的绒球总被我们踩着脚尖折下来,在袖口蹭两下就塞进嘴里,清甜的汁水润开时,连呼吸都沾着草木香。

老榆树抽新芽时,连空气都是甜的。最低的枝丫早被大孩子撸秃了,我们便叠罗汉去够高处的榆钱儿,整个村的孩子都变成了猴子。有人蹲在地上当人梯的,有人踩着他的肩膀去够高处的枝丫。树皮粗砺的纹路硌着脚心,风一吹,整棵树都洒下细碎的绿雨。榆钱儿要选将开未开的,米粒大的花苞裹着层半透明的膜,一嘟噜一嘟噜像翡翠珠子。

撸榆钱儿不能贪心,得留些给树顶的麻雀。生吃时抿住叶柄轻轻一捋,嫩芽就落进掌心,嚼起来有青苹果的微酸。带回家的榆钱儿,做成当时最奢侈的榆钱儿饭,把淘净的榆钱儿拌上玉米面,铺在笼屉里蒸,出锅时点上几滴香油。孩子们蹲在灶台边偷吃,蒸气糊了眼睛也不肯走。妈妈们总会留几枝插在搪瓷缸里,说要看它们在窗台上慢慢舒展成小叶子,总觉得是春天在屋里生了根。

惊蛰过后,门前小河解冻的水汽漫过堤岸。挎着竹篮挖野菜的老人们像候鸟般准时出现,她们佝偻的背影在返青的麦田间起起落落,灰布鞋底沾着新鲜的泥。

我们跟着奶奶学认野菜:叶片锯齿状的苦菜要连根拔,开着黄花的蒲公英只掐嫩茎。总有孩子把苍耳当成刺儿菜,掐了满手小刺疼得嗷嗷直叫。野蒜最难寻,要在背阴的田埂边蹲下来细细找,白生生的蒜头藏在枯叶下,扯出来时带着潮湿的土腥味。有人发现一窝野菜时,立刻用皮筋圈地,说是她的“私房菜园”。最珍贵的是野薄荷,藏在河滩石头缝里,揪两片叶子揉碎了抹在太阳穴,清凉的味道能钻到天灵盖。走过小卖部时,我们会用这些野菜换两颗话梅糖,玻璃纸剥开的脆响混着酸甜的滋味,能让整个下午的课都上得心神不宁。

挖满一篮子野菜,大家就聚在老槐树下择菜,把草根、泥块抖落干净,顺手捋把槐花塞嘴里——甜丝丝的花蜜,比小卖部的水果糖更让人上瘾。奶奶们把择好的野菜分给我们,野蒜炒鸡蛋的香气混着榆钱儿饭的甜糯,从家家户户的窗户飘出来,织成一片青色的雾。

柳枝抽芽时,整个村子都响着“吱吱”的哨音。我们拿铅笔刀削截枝条,指甲抵住青皮轻轻捻转,树皮便蜕成个翠绿的小筒,用这个树皮小筒做成哨子,吹出的调子像雏鸟啾啾,惊飞了芦苇丛里的野鸭,扑棱棱掠过泛着金鳞的河面。我们举着柳哨跑过田埂,把声音藏在衣襟里,等遇见挖野菜的伙伴,突然凑到对方耳边猛吹,吓得人一屁股坐在婆婆那花丛里。

春风一吹,村口的杨树梢就挂满了毛茸茸的穗子,像无数支蘸了金粉的毛笔在空中摇晃。我们这群80后的孩子,早脱了臃肿的棉袄,裤兜里揣着玻璃弹珠和橡皮筋,追着柳絮跑过田埂时,总觉得春天是被自己吵醒的。

村前口的土坡是我们童年的圣殿。背阴面长满苍耳与狗尾草,向阳的斜坡却裸露出细膩的黄沙,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男孩子们把裤腿卷到膝盖,光着脚丫踩进沙里,细沙从趾缝溢出来时,总让人想起姥姥筛面粉时簌簌落下的雪。

放学的钟声敲响时,操场边的围墙根就变成了秘密集市。弹珠换苍耳,橡皮筋换槐花,谁要是带了沙奶奶,立刻能当上孩子王。最轰动的是有一次,我们在河滩捡到一窝野鸭蛋,五个青灰色的蛋躺在羽绒垫子里,摸上去还带着余温。我们在沙坡背阴处挖坑生火,学《小兵张嘎》里烤鸡蛋。蛋壳炸开的焦香引来果园的老头,他举着扫帚追了我们二里地,鞋跑掉了也不敢回头捡。

如今站在堆满钢筋水泥的废墟前,弯腰拾起一枚榆钱儿。三十多年前的沙坡早已变成观景台,挖野菜的孩子成了点外卖的大人。但每当春风裹着细沙迷了眼睛,掌心仍会泛起温热的触感,仿佛还能触摸到那个在土坡上打滚的下午——那时我们浑身沾满草屑与阳光,口袋里装着整个春天。某天,我突然在小区绿化带里发现几簇野芍药。蹲下身捻断嫩茎时,粉色汁液染上指尖,三十年前的沙坡、柳哨和滚烫的夕阳,忽然顺着掌纹淌回来。

那些在口袋里揣过春天的人,总会留着某种奇特的嗅觉:能闻出哪阵风裹着榆钱儿香,哪片云藏着雨前的土腥气。就像此刻,我捏着野苣荬菜穿过霓虹灯影,恍惚又变回那个裤脚沾泥的孩子——衣兜里漏下的草籽,大概早在某个春天,就悄悄长成了漫山遍野的乡愁。



鹿鸣(组诗)

□未来

春秋来信

离开贵阳的时候,天空下着雨,爬山虎一丛丛化绿,走遍了凡尘之路,而你是执着的,站在某个十字路口,盼一个故人,来见。

黔西南的阳光,无需门票的一处旧馆,紫薇轻放了盐,折回十万大山,不在云上写,亲爱的董小姐,你好,不须山脚写,此致,人间。

无题

锡林郭勒草原
银翼的白鹿
从小兴安岭上掠过
有一瞬间
看见母亲的倦容
只剩下寂静
纯粹地
令人动容

物哀

借我春天,
借我一枝杨柳,
借我长亭,
借我再也回不去的夜晚,
借我斜阳,
借我一个宿命的江畔,
借我太多,
你会不会一无所有?
我甚至不知道,
哪一个渡口,
哪一世,
拿什么偿还?

无题

诗写到最后,声名渐淡,
更多自省,
反复练习,
空白处仅供涂鸭,
彼时山水,如何是好。

平行世界

梦中的倒影与我平行,
比如一响贪欢,
比如铁马冰河,
比如慈母泪,大王旗,
比如十年一觉,烽火扬州。

明镜

明镜高悬,
衙高里的雨声,
正在夜的伤口上撒糖,
酒肉依旧,
想起我的那些兄弟,
受困于形而下的此生,
而我,
受困于虚无的彼岸,
广场上,人们跳着欢快的广场舞,
冻死人的事情不会再有了,
在一个时代里,
我听见一种声音,
雨或许活着。

看星星的猫

□越静

在城市的深夜
我的猫
没有再蜷缩在被窝里
呼噜着梦
它蹲在窗前
静静地看星星

我的猫在窗前坐了很久
仿佛
要用瞳孔
收集 收集整片夜空

是不是城市的夜晚太亮
我的猫
要替所有人
用满是漏洞的网 捕住星光